

世界禁书文库

亚当贝德
(上)

SHIJIEWENXUE
MINGZHU



世界禁书文库

亚当贝德(下)
蜘蛛女之吻

SHIJIEWENXUE
MINGZHU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 EWENXUE
MINGZHU



ISBN 7-80595-683-9/1 • 268

定价：7980.00 元(全108卷)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禁书文库

亚当·贝德

(上)

〔英〕乔治·艾略特 著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禁书文库

亚当·贝德

(下)

[英]乔治·艾略特 著

宁玉鑫 译



第一卷

第一章 工 场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如果以一滴墨水作为镜子，埃及的术士就可以向任何偶然的访客显现出过去的、十分久远的幻象。这也就是我要为你所做的，亲爱的读者，我将用我笔端这滴墨水，向你显现一七九九年六月十八日这一天，干草坡的木匠兼建筑工乔尼桑·贝奇先生他那宽敞工场的景象。

午后的阳光，暖融融地照在工场里五个正忙着制作门窗和嵌板的工人们身上，在开着的大门处，像座帐篷似的木板堆散发出来的松木味，以及对面打开的窗户旁边，盛开着白花的接骨木树丛的芳香混合在一起。斜斜的阳光穿过那飞舞在稳实的刨子前的刨花，照亮了靠墙放着的栎木嵌板上的精细木纹。在一堆柔软的刨木花上，一只毛茸茸的灰色牧羊犬为自己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窝，把鼻子埋在两只前爪中，躺在那儿，偶尔皱起眉头，向那五个工人中最高的一个瞥一眼，那人正在雕刻壁炉木架中央的盾形；在刨子和榔头的声响之上听得到一个强有力的男中音，就发自那个工人，他在唱着：

“醒来：我的心灵，随着太阳

为你每天的职责奔忙，

扔掉那迟缓的懒散……”

这时正要进行一些测量，需要更集中精神了，因而那洪亮的歌声降低成一阵轻轻的口哨，但不一会，歌声又嘹亮地响了起来：

“让你所有的话儿都由衷真诚，

你的良心光明万丈。”

这样的歌声只可能发自一副宽阔的胸膛，而这胸膛属于一个高约



六呎、骨骼粗大、肌肉发达的男人，他的肩背平实，头颅高昂，当他挺起身子，离得稍远一些打量着自己的工件时，神态就像一个站直稍息的士兵。他的袖子卷齐时，露出一只可以赢臂力锦标的胳膊；然而那长长的柔软的手，指头宽平，看来却可以胜任任何技巧性劳动。

亚当·贝德高大结实，够资格称作是个萨克逊人，但是，在浅色纸帽对比之下，乌黑的头发，分外明显，在凸出、生动的眉毛下闪亮的一双目光敏锐，这就看得出他身上还有凯尔特人的血统。他的脸庞很大，线条粗放，在面容平静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温和、诚实、聪明的美。

亚当旁边的一个工人，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是他的兄弟。他俩一般高大，有相同的五官，有相同的黑发和肤色，但兄弟间相貌的相似，倒使得他们两人在体形与面貌上的不同之处更明显了。塞斯的宽肩有一点弯曲，一双眼睛是灰色的，眉毛没有他哥哥的那么凸出，显平淡些，他的目光不很敏锐，却充满了信赖与仁厚。他已经取下了纸帽，你能看到他的头发不像亚当那样又浓又直，而是薄薄的、鬈曲的，让你能看清额头与头顶间的轮廓。

那些懒散的流浪汉，常可以在塞斯那儿得到一个铜板的施舍，可他们却很少向亚当说话。

工具的响声与亚当的歌声的交响曲终于被塞斯打断了，他举起那张精心制作的门板，把它靠墙放好，一面说：“这扇门今天到底完工了。”

工人们都把头抬起来。吉姆·萨特特，一个红头发，浑名叫“红发杰姆”的壮小伙子，停下手里的刨子。亚当惊诧地用锐利的眼光望着塞斯道，

“什么？你以为你完工了？”

“当然啰，”塞斯同样惊诧地说：“难道缺什么啦？”

其他三个工人哄然大笑使塞斯困惑地四处张望。亚当没有和他们一起笑出声来，他只是微笑着，用比适才温和些的语气说：

“啊呀，你忘记上嵌板了。”

塞斯两手往头上一拍，羞得脑门儿都红了，这时大家又一次哄笑



起来。一个浑名叫“瘦精猴皮恩”的小个子嚷道：“好哇，”一面跑上前去抓起门板：“我们把这扇门挂在工场那一头去，上面写这几个字：‘卫理公会教徒塞斯·贝德的手艺’杰姆，拿个红漆桶来。”

“胡说！”亚当说，“把它放下，皮恩·克里尼奇。你自己有一天也可能出这种漏洞的，那时你就该转笑为哭了。”

“那你就等着瞧吧，亚当。如果我的脑瓜子里装满卫理公会教义，那可够你等上一大阵子的。”

“不，你的脑瓜子里面总是装满了酒，那更糟糕。”

可皮恩这时手里已经端起了这个“红桶子”，正待开始写他的题词了。他先在空中画了一个S作为预备活动。

“让它去，好不好？”亚当喊道，放下手里的工具，大步跨到皮恩身边，抓住了他消瘦的右肩。

“把它放下，不然的话，我要抓住你狠狠的摇，摇得你灵魂出窍。”

皮恩的身体在亚当铁一般结实的掌握下摇晃着，可正像那些个子小胆量大的年轻人一样，他并不打算投降。他的左手从已经动弹不了的右手里拿过刷子，作出准备用左手来写的样子。亚当一下把他转过来，又抓住了他的另一只肩膀，把他推到墙边，抵在墙上，一动也不能动。这时塞斯说话了。

“算了吧，亚当。算了吧，皮恩是闹着玩儿的，他笑我也有错。我自己也忍不住要笑话自己了。”

“如果他答应不再提这扇门的事了，我就放开他，”亚当说。

“算了，皮恩伙计，”塞斯用劝说道：“别让我们为这点儿小事儿吵嘴吧。你知道亚当是牛脾气，他想怎么做就得怎么做的。你就转弯，说不再提这事了，那不就风平浪静了。”

“我可不怕亚当，”皮恩说，“不过既然是你劝我，塞斯，我就答应不再提这事儿。”

“好啦，你是个聪明人，皮恩，”亚当笑着松开手。

这时每个人都回头干自己的活去了，只是瘦精猴皮恩在力气较量上吃了亏，一心想在冷嘲热讽上占个上风，为他受的闷气进行报复。



“你忘记上嵌板的那会儿，想什么来着，塞斯？”他开始说，——“是那布道士标致脸蛋儿，还是她的布道？”

“听听她的布道吧，皮恩，”塞斯心平气和地说，“她今晚在草坪上布道；你说不定也会有所收获的，免得再去想你喜欢的那些歪门邪道的歌儿了。你也许会信教的，那是你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最好的补偿。”

“还没到时候呢，塞斯，等我成家后会考虑那事儿的。单身汉不需要那么重的补偿。说不定我会求爱和信教一举两得，像你干的那样，塞斯；不过你不愿意让我信了教，插到你和那漂亮布道士中间去把她抢走吧？”

“不用白费心思，皮恩，我恐怕她爱上的不是你，可也不是我能攀得上的。你只要去听听她讲道，就不会再轻浮得拿她开心了。”

“好吧，要是今天晚上在‘冬青酒店’没有好伴的话，我倒是想去看看她。她讲的是哪篇经文？要是我没有按时赶到，你也许能讲给我，塞斯，这会不会是，——你们来到底是为了看什么？看女先知？对，我要向你们说明，不止是女先知——那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年青女人。”

“算了，皮恩，”亚当相当严厉地说，“你不许随便引用圣经上的话，这样太放肆了。”

“怎么？你改变立场了？刚才我还以为你是坚决反对妇女布道的呢？”

“我可没有改变什么主张，我刚才没有涉及到妇女布道的事，我是告诫你别乱用圣经上的话，你不是有一本你引以为豪的笑话书吗？你把肮脏的手指头放在那上边去吧。”

“唷，你也变成像塞斯一样大圣人啦。你今天晚上也要去听布道了。唱赞美诗的时候如果你领唱得挺不错，不过我不知道奥文牧师看到他宠信的亚当·贝德变成了卫理公会信徒会怎么说。”

“你别为我操那份闲心。我和你一样永远不会变成卫理公会信徒——虽然你倒很可能变得比那更糟糕。奥文先生明白事理，人们在信教方面有自己的自由，他不会去干预的。他向我说过多少次：那是他



们自己和上帝之间的事。”

“对，对，不过尽管这样，他并不喜欢你们不信国教的人。”

“也许吧。我不喜欢乔吉·多德的浊啤酒，不过你自己要去喝那种啤酒，出洋相，我绝不阻拦。”

亚当的反唇相讥引起了大家的笑声，但塞斯严肃地说：“不，不，亚当，你不应该把任何人的宗教比作浊啤酒。你也许不相信这一点，不过那些不信仰国教的信徒和卫理公会的信徒也会像国教教会的人一样，找到事情的根本道理。”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不，塞斯，我亲爱的兄弟，我并不赞成取笑任何人的宗教，让他们凭自己的良心生活就行了。我只是想，如果是他们的良心能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堂里，那也好——在那里有很多东西可学，但是现在有过分看重心灵的这种情况，在这世界上，我们除了福音书还得有点别的东西。看看那些运河、导水管和煤矿机器，还有克雷姆福特地方的阿克乃村的工厂。我想一个人除了福音书外还得学点什么，才能制造出这些东西来。可是你听听那些布道士的话，你会以为一个人一辈子必须闭着眼睛什么也不干，只要看自己心灵里的活动就行了。我知道一个人心里不能缺少对上帝的爱，而且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可谁知道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圣经上说，上帝把自己的精神灌通到建筑圣坛的工人身上，使他作出了所有这些雕刻精美的器具，做出了所有这些需要精细手艺的东西。我是这样想的：在每时每刻——不论是礼拜天还是工作日——在一切事物中，在伟大的工程和发明中，在计算和技巧中，都存在着上帝的精神。上帝帮助我们的心灵，也将帮助我们的头脑和双手。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以外做些有益的事情——给妻子砌个烘炉，省得她上面包店，或是刨刨菜土，多种几颗土豆，他就是多做了些好事，也同样更接近了上帝，不一定要跟在什么牧师身后跑来跑去，哼哼唧唧地求天拜地。”

“说得好，亚当！”红发杰姆说。他本来要去搬动木板的，听到亚当说话时，他就停下来了。

“这么些日子里我听到过的布道数这个最好。一年以来我老婆吵着要我给她砌个烘炉，为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你说的话的确有道理，亚当，”塞斯严肃地说，“不过你自己也应该知道，正是这个你挑剔出许多毛病的布道，使得很多懒散汉变成了勤奋人，也是牧师使酒店无人问津；如果一个人开始信仰宗教，他的工作决不会比以前做得差。”

“只不过有时候这个信徒忘记上嵌板了，对不对，塞斯，呃？”瘦精猴皮恩打趣说。

“啊，皮恩，你找到了我这个过错，够开一辈子玩笑了。只是这不是宗教的过错，这是塞斯·贝德的过错，宗教也没办法把他这个毛手毛脚的老毛病改过来，这就太让人惋惜了。”

“别在意，塞斯，”瘦精猴皮恩安慰他说，“上嵌板也好，不上嵌板也好，你是个道道地地的好人，不像你的那位亲人，他也许比你聪明些，可开一点玩笑他就要吹胡子瞪眼睛了。”

“塞斯，我亲爱的兄弟，”亚当没有理睬皮恩针对他说的讥讽，说道，“你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恶意，我不是指你所说的。有的人对事情有这样看法，有的人的看法却是那样的。”

“不，不，亚狄，你对我没有恶意，”塞斯说，“我心里明白。你就像你那条狗吉卜一样，有时候对我叫几声，叫完了又总跑来舔我的手。”

以后的几分钟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埋头干活，这时教堂的钟敲了六下。第一下钟声还没有消失，红发杰姆就放下木板去取上衣了。瘦精猴皮恩正在拧螺丝钉，刚拧了一半，听见钟声就把螺丝起子扔进工具筐里；译名叫哑巴的塔弗特的确是个不爱说话，一直一声不吭，他把正要举起的钉锤放下；连塞斯也直起腰来，伸手去取他的纸帽子。只有亚当一个人好像没听见钟声一样，仍在继续干活。当他发觉工具都停住不响了，抬起头来愤愤地说：“你瞧，钟声刚响大家就把工具扔下了，真叫人看不惯，好像他们对工作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生怕多做了丁点儿似的。”

塞斯看来有点儿觉得自己不对了，准备要走的动作慢了下来，但是哑巴塔弗特打破沉默开口道：

“唉，唉，小伙子，你说话是个年青人味道，你现在才二十六岁，



等你到我这年纪，四十六岁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劲头了。”

“瞎说，”亚当仍然气冲冲地说，“我就不懂年纪跟工作有什么关系？我想你还没到手脚不灵便的年份吧；我就讨厌你们这种样子，钟声还没停，人像是为自己的职业死了似的，胳膊立刻垂下来，似乎对自己的工作一点儿也不喜欢，一点儿也不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就是块磨石，你不再转动它了，它也会稍稍动一下才停呀。”

“真讨厌，亚当！”瘦精猴皮恩叫起来：“你别管别人好不好？你刚才还尽挑布道士的岔儿呢——你自己更爱说教。也许你喜欢工作，可我喜欢玩儿，这会更合你的心意——你就可以多干一点儿。”

瘦精猴皮恩说完这番他自以为很有力量的反驳后，就扛起工具筐离开了工场，哑巴塔弗特和红头杰姆也很快地跟着他出去。塞斯逗留了一下，怅然望着亚当，仿佛要等他开口说话。

“你是不是先回家再去听布道？”亚当抬头问塞斯。

“不，我的帽子，衣服都在威尔·玛斯克雷家，我要在十点钟左右才能到家，我可能会送蒂娜·莫里斯回去，如果她愿意的话。波塞家没有人陪她来，你知道。”

“那么我就告诉妈妈别等你，”亚当说。

“你今晚不去波塞家吗？”塞斯转身离开工场时有些腼腆地问。

“不，我要上夜校。”

在这之前吉卜一直叭在它舒适的窝里，只有注意到其他工人离开的时候，才抬起头来更留意地看亚当。在亚当把尺放进口袋，开始把围裙围着腰捻扎起来时，吉卜就跑上前耐心期待着它主人的命令。如果吉卜有条尾巴，它肯定会起劲地摇晃它，但是现在它没有那个表达感情的工具，便命定只能像许多可敬的人物一样，表现得比它本来的性格要冷漠一些。

“怎么，准备要衔饭篮子了吗，吉卜，呃？”亚当用跟塞斯说话时一样温存的语气说。

吉卜跳起来叫了一声，好像是说：“当然啰。”可怜的小家伙，它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太有限了。

那个篮子是在工作日里盛亚当和塞斯饭菜用的。吉卜衔着篮子跟



在主人脚后骄傲的小跑时，对一切熟人都断然不理睬，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就是在什么仪式行列中行进的官员也不过如此。

离开工场时亚当锁上门，然后把钥匙取出来，送到贮木场对面的屋子里去。那是一座矮矮的房子，有平滑的灰色茅草屋顶和浅黄色墙壁，在夕阳斜照下显得色彩柔美悦目。包着铅皮的窗户光洁明亮，门口的铺石干净得象退潮时显露出来的白色圆石一般。在门前石阶上站着一位干干净净的老妇人，穿戴着暗色条纹的亚麻布长衫、红围巾、亚麻布小帽，在对几只花斑鸡讲话，这几只鸡大概为了得到点冷土豆和大麦粒才到她身边来的。老妇人老眼昏花，看不清楚了，亚当不开口说话时，她还没认不出他来。亚当说：

“葛莉，钥匙在这儿，帮我把它放在屋子里收好，好吗？”

“好，好。进来坐一会儿吧？玛丽小姐在屋子里，伯奇先生也快回来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你留下来和他一块儿吃晚饭的。”

“不了，葛莉，谢谢，我要回家，再见。”

亚当迈开大步更忙的离开工场，吉卜寸步不落跟在他脚后，他沿着伸出村庄通向山谷的公路走下去。当他到山脚时，一个肩背旅行包，上了年纪的脚蹬旅客，在亚当经过他身边后停住他骑的马，回过头来再对这个头戴纸帽，身穿皮马裤和深蓝毛线袜的壮实工人望了一眼。

亚当并没意识到他外表所引起这赞赏的眼光，他穿过田地，放开歌喉唱起那一整天回荡在他脑际的歌儿：

“让你的言行坦率真诚，
你的良心像白昼一样磊落光明，
因为上帝明察秋毫的眼睛看得到——
你内心深处的思想，你的工作和为人。”



第二章 布 道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全
书

大约是在六点四十五分，干草坡村出现了一幕不同寻常的热闹景象，在从唐内斯恩纹章客店到教堂院子的大门口，整个一条小街上的居民都出来了，这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享受漫步在夕阳之中的乐趣。唐内斯恩纹章客店就建在村口，一边是谷仓院子，另一边是干草院子，表明这家客店的主人还拥有不少田地，可以保证旅客和他的马匹有丰足的粮草，这一点很使旅客感到十分安心，尽管那饱经风霜的招牌上，唐内斯恩古老家族的纹章标记已经模糊不清了。客店老板克逊先生在门口长久的站了一阵子，他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身体的重量稳稳当当地落在脚跟和脚趾上。他望着一块没有围栏的场地，那当中有一棵槭树，他知道他刚才看到一些陆续经过他门前神情，就是到那里去的。

克逊先生的外貌决不是那种平平常常，可以过目就忘，不留任何印象的类型。从正面看去，主要是一大一小两个圆球，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当于月亮与地球：也就是说，上面这个圆球，根据粗略估计，是下面这个圆球的十四分之一，自然仅占一个附庸的卫星地位。不过这两个球体的相似之处只到这里为止，因为克逊先生的脑袋——上面的球体决不是一个晦气的附庸卫星，也不是像密尔顿把月亮十分主观地描述为“有斑斑点点的天体”那样，正好相反，没有一个脑袋和面孔能比他的更圆实平滑，它的表情——主要表现在一双圆鼓鼓、红彤彤的面颊上，至于那组成鼻子、眼睛毫不突出的坑洼、疙瘩等不值一提——是一种乐呵呵的心满意足的神态，只有他举止态度中经常使人感到个人的尊严感，才使这表情有所调节。他在这“家族”里当了十五年管家，而目前处于最高的地位，又必然经常与比他地位低的人打交道，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这种尊严感还能称为过分。这时在他脑子里已经考虑了好几分钟的问题就是：怎么既能到草坪那边去满足他的好



奇心，又不致有损尊严。他仅仅把这问题解决了一半，将手从口袋里抽出来，伸入背心袖孔里，又把头侧向一边，带上一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屑一顾的神情，正当这时，有个人骑马来到，打断了他的思路。这就是我们这才看到的，停下来转脸对我们的朋友亚当回望一眼的人。他在唐内斯恩纹章客店门口停了下来。

“解开缰绳，喂它一口水，伙计。”

客人对一个穿长围裙的小伙子说。那小伙子一听到马蹄声就迎出院子了。

“怎么，老板，你们这美妙的村庄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一面下马，一面问克逊先生。

“好像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的事儿。”

“是卫理公会的人在布道，先生；听说是有个青年女人在那边草坪上布道，”克逊先生尖着嗓门，用喘息般的声音回答道，他话音听起来有点矫揉造作的味道。

“进来吃点儿什么吧，先生。”

“不，我还得赶路，到罗赛特去，只想让马喝点水。我真想知道，你们的牧师对于一个青年女人在他的鼻子底下布道有什么反应？”

“先生，奥文牧师不在这里住，他住在保罗克斯蒂，在山那边。这里的牧师住宅年久失修，敝败得很，有身分的人住那房子不合适。他每个礼拜天下午到这儿来讲道，先生，就把他的马拴寄在我这里，是匹灰色的矮脚马，先生。他可喜欢这匹马哩。在我还没有开这家客店以前，他就经常把马拴在这儿了。我不是这里本地人，我的口音你兴许就听出来了，先生。这一带的人中间很怪，先生，有身分的人不容易听懂他们的话。我是在有身分的人中间长大的，先生，小时候就学到了他们讲话的神。这里的人说的是‘仿’言，先生，我听唐内斯恩乡绅说过许多次，这是‘仿’言，先生。”

“哎，哎，”陌生人微笑着说：“我明白了。不过在你们村子附近——在这农业区——我想应该没有多少卫理公会的人吧？我原以为在这附近不会有卫理公会呢。你们都是农民，是不是？卫理公会很难吸引农民。”



“啊，先生，这周围还有不少工人呢。那边有一位伯奇先生，他有一家木材场，承办很多建筑、修理的事务。离这儿不远还有个采石场。在附近乡下雇了许多工人，先生。在特雷德斯蒂有很大一批卫理公会教徒——特雷德斯蒂是个集镇，离这里大约三哩的路。你来的时候可能就路过那里，先生。现在草坪上听道的人当中大约有二十来个人是从那边来的。这教派就是这么传过来的，不过在干草坡还只有两个真正的教徒，一个是造轮子的威尔·玛斯克雷，另一个是青年木工塞斯·贝德。”

“那末这是从特雷德斯蒂那边来的教士，是不是？”

“不，先生，她是从史东尼夏那边来的，差不多三十哩呢，不过她是到霍尔农场波塞先生家来做客的。霍尔农场就是左边那些谷仓和大胡桃树的地方，先生。她是波塞妻子的姨侄女儿。他们对她出这样的洋相感到伤透了脑筋。不过我听说这些卫理公会的人一旦想到什么疯狂的念头，谁也拦不住他们，他们当中有好多人都被宗教迷疯了。但是据我知道的，这个青年女人看起来还很沉静的，我却没有亲眼见过她。”

“唔，我倒巴不得能有时间等她出来见见她，可惜我得赶路，我特意绕了二十分钟的弯路来看看山谷里那块地方，我想那是唐内斯恩乡绅的土地，没错吧？”

“是的，先生，那是唐内斯恩的狩猎场，那边的栋树长得可真好，是不是，先生？我应该了如指掌的，先生，因为我在那里当了将近十五年的管家。现在的主人是唐内斯恩上尉先生，他是唐内斯恩乡绅的孙子，到这个收割干草季节，他就要成年了，先生，那我们就会有一番热闹了。这一带所有的土地都是他的，唐内斯恩乡绅的，先生。”

“不管这土地属谁的名下，这都是块好地方啊，”陌生人说着翻身上了马。

“在这一带还看得到一些魁梧的好小伙子。我在半小时以前，就是在山脚下时候，就遇到一个我从未见到过的棒小伙——一个木匠，高个儿、宽肩膀，黑头发，黑眼睛，迈开步子就像个兵士一般。我们要打败法国人，就需要他这样的年青人。”



“喂，先生，那是亚当·贝德，我敢保证，一定是他。西厄斯·贝德的儿子，这一带顶顶有名，他是一个特别的、聪明结实的小伙子，身体壮得没法比，上帝保佑你，先生，他一天能步行四十哩，举得起六、七百斤重的东西。乡绅们都很喜欢他，先生，唐内斯恩上尉和奥文牧师都很看得起他，不过他有点儿心高气傲，脾气不大好。”

“好了，回头见，老板，我得走了。”

“再见了，先生。”

这旅客策马飞快地奔出村子。当他走近草坪的时候，那边美丽的景色与成群结队的村民，和槭树旁几个卫理公会的教徒所形成的对比鲜明的景象吸引了他。也许对这位青年女布道者的好奇心胜过了他要赶到目的地急切的心情，他停下马来。

草坪在村子的边上，在这里大路又分成两条，一条经过教堂上山，另一条曲折的伸向山谷。在草坪通向教堂的一侧，三三两两的茅舍差不多一直排列到教堂的大门口，但是在另一侧，朝西北方向的这一边，则渺无人烟，一眼望去，是一片不断升高的草场、树木茂密的山谷和峰峦重叠灰暗的远山。干草坡属于那地势复杂、丰饶富足的洛姆夏地区，这一地区正好紧接着荒山所包围的史东尼夏荒凉的郊区，就宛如一个年青漂亮的小女孩手挽着高大粗犷、肤色黝黑的哥哥一样。这旅客再走两三小时，就可以离开这个为暗淡冰冷的层岩所截断的光秃荒凉的地带，看到另一番景色，在那里，他行经的道路，迂回在树木的浓荫下，或是沿着灌木丛生、长满牧草和谷物的山坡向上，在山谷中漂亮的乡绅宅第随处可见，他可以看到有长形谷仓和金色禾草堆的人家，还有那隐没于树丛茅草屋顶和红砖碧瓦中的灰色塔尖。当这旅客登上那通向景色宜人的高地的斜坡时，干草坡教堂的塔尖正是这样伸露在树丛之上的。现在从他靠近草坪这一位置望去，这一片可喜景色所有的特色都尽收眼底。高耸在地平线以上的是巨大的锥形的山峰，象是防护这谷物牧草地区的巨大屏障，以抵御呼啸着刺骨的北风；山不太远，没有笼罩在迷蒙的紫雾之中，看得见那暗绿色的山边点缀有羊只，但人的肉眼却难以分辨它们的动作，只能凭记忆来补充；山峦天天为流逝的时光所追逐，可它们兀自巍然不动，以不